

文学的周边

陈平原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文学的周边

陈平原 著

NEW WORLD PRESS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周边/陈平原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4. 5

ISBN 7 - 80187 - 180 - 4

I. 文… II. 陈… III.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I206.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7932 号

文学的周边

作 者:陈平原

责任编辑:陈 洁 钟振奋

封面设计:尚 凡 浸 一

责任印制:李一鸣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32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 86(10)68996306

印刷:北京振华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 × 1230 1/32

字数:130 千字 98 幅图 印张:7.125

印数:1 - 6000 册

版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 - 80187 - 180 - 4/G · 075

定价:18.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收集在本书中的，是我近两年在不同场合六次专题演讲的整理稿。

为什么不直接说是“演讲稿”，而非要啰里啰嗦，说成是“演讲”的“整理稿”呢？就因为从声音转为文字，从会场转为书斋，从听众转为读者，变化实在太太大。当初台上台下的会心一笑，现在很可能变得莫名其妙；当初借助身体语言，能让听众心领神会的方地方，如今也都失去了效应。更何况，还有当初急不择言，现在看来明显不妥，或者一时紧张，未能充分发挥之处。所有这些遗憾，都必须在“整理”时加以修补。

有人才高八斗，出口成章，只要获得讲台，就能如长江大河般滔滔不绝，没有废话，也没有常识性错误。那种职业演讲家的派头，我学不来。除了学识才情方面的限制，还有一点，那就是长期当教师落下的“职业病”——特别看重台上台下的对话与交流。演讲中，不时根据听众的眼神与表情，调整思路与论述策略，或删繁就简，或补充说明，或借题发挥，目的只有一个：让听众心甘情愿地跟上你的脚步。这种随着听众情绪的变化，偶尔岔开去，东走走、西看看，现场效果很好，可落实在纸面上，就会显得稀松、芜杂。因此，公开发表的演讲稿，大都不是原始记录，多少经过了一番修饰。既保持演讲的口吻，又不失论述的精当，这中间的分寸，不大好拿捏。

作为一种思想启蒙、社会动员或者学术普及的手段，晚清以降，“演说”成了“传播文明三利器”之

一。梁启超百年前的预言，如今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可演讲不同于个人著述，除非你面对的是范围很小的专家同行，否则，再高明的演讲家，也都很难免“粗枝大叶”的讥讽。口头说说也就罢了，你还白纸黑字，印出来给人家看，那就更加危险了。好在有兴趣阅读演讲集的，大都欣赏其“活泼有余”，而不太计较其“专深不足”。

虽说都与“演讲”这一行为有关，但本书各文风格相差甚远。这其实是文章的制作方式及过程决定的：有依据记录稿整理的，有按照演讲大纲重写的，还有拿着文字稿登台表演的。这就难怪各“演讲稿”之间，文风很不一致。惟一可以相提并论的是，都曾在讲台上亮过相，因而，多少都顾及到了“说一听”这一因素，与发表在学报上的高头讲章还是有很大差别。

将面对不同听众、没有统一主题的六次“演讲”结集成书，如何确定书名，绝对是个难题。既谈文学、艺术，又谈教育、出版，还有学术史以及大众传媒什么的，让我怎样命名才能收拢得住？眼看我愁云惨淡，夏君建言：既然你学文学出身，而教育、出版、艺术等又跟文学“剪不断，理还乱”，何不就叫“文学的周边”？

感谢夏君的点拨，更感谢那些为我组织演讲会的朋友们，还有热心的听众，以及为我做记录的几位台大学生。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此书就不可能问世。

2004年3月31日于巴黎国际大学城



2003年11月10日作者在台湾大学讲“文学的北京”

文学的北京：春夏秋冬	一
一、关于《北平的春天》	六
二、关于《故都的秋》	一六
三、《北平的五月》与《未名湖冰》	二二
四、文学与时令	二八
五、答听众问	三二
蔡元培与老北大的艺术教育	四三
一、美育而非美术	四七
二、社团而非院系	五五
三、从音乐研究会到音乐传习所	六一
四、中乐与西乐之争	七〇
五、博雅传统与“爱美的”	七五
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	八一
一、怎样一个晚清	八二
二、报刊研究的意义	九四
三、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	一〇二
四、报刊研究的策略	一〇八



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 ————— 一一七

——以 1890 年代至 1930 年代的报章为中心

一、报章之于“文学革命” ————— 一二〇

二、以“报章”为中心的文学时代 ————— 一二五

三、报章与文体之互相改造 ————— 一三〇

四、从“圈子”到“流派” ————— 一三四

五、关于“垄断”与“反垄断” ————— 一三八

六、论战中的文学 ————— 一四二

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 ————— 一五一

一、关于“恰当学术” ————— 一五二

二、《中国小说史略》与“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 一六四

三、孙楷第、郑振铎、俞平伯、阿英的小说史研究 ————— 一七三

四、另一种可能性 ————— 一八三

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 ————— 一八九

——图文书的崛起及其前景

一、“读图时代”的困惑 ————— 一九一

二、“左图右史”的传统 ————— 一九八

三、图文互动的可能 ————— 二〇九

四、文字魅力的保持 ————— 二一六

文学的北京：春夏秋冬^①

^① 笔者曾以此题，2003年10月6日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主办的“花踪讲座”上，以及2003年11月10日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做了专题演讲。本文主要根据在台大的录音稿整理而成，特向主持人梅家玲教授及负责整理录音的陈好谥、赖佩萱两位同学致谢。



首先，我必须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北京作为演讲题目？去年秋冬，我来台大中文系客座一学期，最大的感觉是，上海对台北民众的亲合力，远远高于北京。这里的很多人，觉得上海很可亲近；至于北京——还有人依旧叫“北平”，则相当陌生。甚至有人问我，到底是北京大，还是台北大？我说，这很容易解答：北京有 1300 万人口，台北是 300 万；台北市的面积，大概等于北京市的二十七分之一。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北京，是包括郊县的——现在大都改为区，如通州、昌平等。一座城市，面积太大、人口太多，不一定是好事，可人家还历史悠久呢。这你就不能不刮目相看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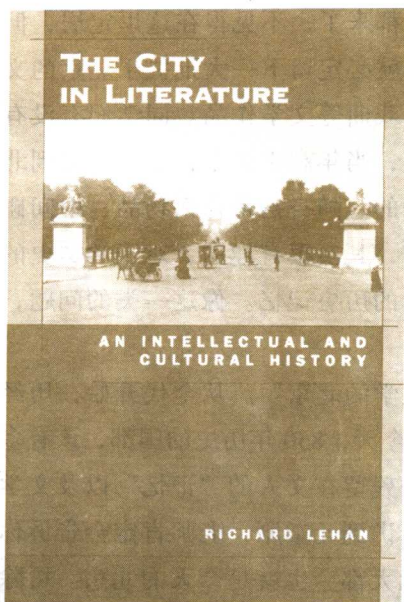
最近，我们在北大开了个题为“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刚好碰上北京市纪念建都 850 周年，很受关注。不说 50 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也不说此地已有 3000 年的城市史，更不说春秋战国时燕国在此建都（称蓟）、西汉末年王莽在此立大燕国（别名燕京），咱们还是从公元 1153 年金中都建成，海陵王下诏迁都，北京正式成为“号令天下”的国都说起。从那时到现在为止，除掉中间的二十多年，即公元 1927~1949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把北京改为北平，其他时间，北京都是国都。既然很长时间里，北京是国都（帝京、首都），各方面的人才都会跑到，

政治家、商人、文学家，全都来了，不见得在这里定居，但总得来走走、看看。这样，就必定留下一大批关于北京的文字资料，包括诗文、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同学们有没有想过，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当年高中进士，他从台南到北京赶考，一路上怎么走过来的、随身携带什么物品、中间碰到多少艰难险阻？这些细节，其实很有趣的，对于学文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历史记忆。像这一类的问题，都留在骚人墨客的诗文里。

这就是我所关心的“文学的北京”。从金代开始，历经元、明、清、民国，一直到今天，850年历史的国都，该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及人物，残留在文人的“记忆”以及文学作品里。诸位念中国文学，讲到元杂剧，老师肯定会告诉你们，关汉卿，元大都人。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可除此之外，我们无法找到更多有关关汉卿与北京城的直接联系。明清以后就大不一样了，很多文人用生花妙笔，记载、描绘、表现北京这么一座了不起的都城。这一类的文字资料很多，是后人想像北京的重要依据。

在我看来，一座都城，有各种各样的面相。有用刀剑建立起来的，那是政治的北京；有用金钱铸造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北京；有用砖木堆砌而成的，那是建筑的北京；有用色彩涂抹而成的，那是绘画的北京；有用文字累积起来的，那是文学的北京——这个经由史家的学识与文人的激情，用文字塑造出来的北京城，最容易感知，也最好触摸，我们今天，就准备从这里进入。

这学期，我在北大开了一门课，就叫“现代都市与现代



《文学中的城市：思想史与文化史》

(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文学”，每周带着研究生一起阅读、讨论下面这九本有关城市的书：Richard Lehan 的《文学中的城市：思想史与文化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赵园的《北京：城与人》、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陈学霖的《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施坚雅的《中华晚期帝国的城市》、Carl E. Schorske 的《世纪末的维也纳》、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以及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选书的标准，除了学术质量，还希望兼及思路与方法、文学与历史、中国与外国、古代与现代等。学生们对《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两本书尤其感兴趣，那种游手好闲的姿态，那种观察品味城市的能力，那种将城市的历史和文本的历史搅和在一起的阅读策略，都让他们很开心。同样道理，阅读北京，理解这座城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也是要兼及历史与文学。

在座的诸位同学，也许你们读过像《狄更斯与伦敦》、

《雨果与巴黎》、《卡夫卡与布拉格》、《乔伊斯与都柏林》这样的著述，再塞给你一本《老舍与北京》，也没什么了不起。今天我讲的，不是某某作家的都市体验，而是希望借助若干篇散文，呈现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形象与气质。而且，不想选择那些独一无二的景观，比如故宫、天坛、长城、颐和园等，而是谈谈每一个到过北京或准备前去旅游的人都必须面对的，那就是北京的春夏秋冬。

大家可不要误会，以为我是北京市旅游局派来拉客的，光拣好听的说。记得有人说过，某些城市只能接受好话，受不了委屈，而北京，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你说好说坏，它都无所谓。甚至，最喜欢说这座城市坏话的，很可能正是北京人。一边嘲笑，一边乐滋滋地生活在这座被自己骂得一塌糊涂的城市。有一回跟作家莫言聊天，他用说相声的口吻，转述一个段子：人大、政协开会，外地代表纷纷表示要为首都做贡献。山东代表说，为解决春天风沙大的问题，准备建一个塑料大棚，把北京市统统罩起来；山西代表说，为解决到美国签证难的问



《世纪末的维也纳》(台北:麦田出版 2002 年版)

题，准备在北京挖一条直通华盛顿的地道；最绝的是河南的代表，说是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北京市的环境卫生问题，准备为每一只蚊子戴上口罩，为每一只老鼠配上安全套。我一听马上说，这笑话，准是北京人编的。北京人就是这样，对政府有意见，不直接骂，绕着弯子说，很刻毒，可又有幽默感，让你哭笑不得。

下面这几篇文章，偶有几句怪话，但总的基调是怀念，所以很温馨。需要说明的是，周作人的文章是在北京写的，其他三位，郁达夫、张恨水、邓云乡，都是人在异乡，“怀想北平”。这你就不难理解，周文的调子为什么跟其他三位不一样。对于眼前的生活不乏批评，对于过去的时光多有依恋，这是人之常情。好吧，闲话休提，让我们赶紧进入北京的四季，在欣赏这些美文的同时，希望能带出一些有趣的问题。

一、关于《北平的春天》

我准备讨论的第一篇文章，是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周作人，1885年出生，1967年去世，笔名知堂、岂明等，浙江绍兴人，五四时期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论文，以及众多兼及知识与趣味的小品著称于世，可说是五四新文学的主将之一。周氏早年文名极盛，抗战中落水，1946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国民政府判处十年徒刑，1949年1月保释出狱，8月重归北京，晚年以译述日本及古希腊作品

为生。读他撰于 1944 年的《我的杂学》，听他谈对于古文、小说、外语、希腊神话、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文学、性心理、医学史、乡土民艺、浮世绘、玩具、佛经等的兴趣，你肯定会惊讶其博学。因此，当他说自己别无所长，只不过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时，你就知道这个标准之高。反过来，在他眼中，国人的最大毛病，很可能就是缺乏“常识”、不通“国文”。



1939 年的周作人

先说“国文”。五四刚过，周作人就开始自我调整，

不欣赏胡适“明白如水”的白话，而是希望“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并杂糅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雅致的俗语文来”。至于作为“常识”的知、情、意，周作人承认前两者受古希腊及日本的影响，后者则是基于自家的中国立场。但有一点，从 1922 年撰《自己的园地》起，周就对各种各样的“大名义”不感兴趣，并自觉保持距离；至于 1924 年《喝茶》一文所表达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于粗茶淡饭中品味人生，更是成为日后周的生活信条。关于他的政治立场，学界有各种看法；但对于他在现代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异议。要说二十世纪中国散

文，成绩最大的，很可能还是周氏兄弟。像同样名气很大的林语堂、梁实秋等，单就散文而言，在我看来，都不能跟二周比。

谈论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我想转个弯，从此前的两篇周文说起。先说写于1924年的《故乡的野菜》。这里的关键是“故乡”——周本南人，但长期生活在北京。中年以后，周作人不断在文章中追忆故乡浙江绍兴的风土人情；但同时，他又喜欢谈论自己目前生活的北京。在《故乡的野菜》里，有这么一段话：“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对于周作人来说，绍兴是出生地，南京、东京是念书的地方，至于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则是在北京。此后，作为长期生活在“北地”的“南人”，周作人既以怀旧的笔调谈论绍兴，也以“南方”作为标尺，衡量眼下居住的这座北方城市。

我关注周作人的这个说法：住久了，就是故乡。因为，在现代社会，籍贯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居住地。换句话说，“在地”的思考、“在地”的情感以及“在地”的知识，对现代人来说，变得比很可能从未到过的原籍要重要得多。以前作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经常谈论宋代或明、清的进士分布，藉以考察一个地区的文化及教育水平。而且，各种诗派、文派的成立，也喜欢以地望命名。但在现代社会，这行不通。即便你在原籍出生、长大，可中学毕业后，你到外面上大学，甚至到国外留学，转益多师，我们很难再

用“地方文化”来描述你、阐释你。我再引申一下周作人的观点：对于你长时间居住的城市，你应该对它感兴趣，关注它的风土人情、历史记忆、文学想像，不单是趣味，也是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这“南人”，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也开始有了谈论这位“老朋友”的兴致。

周作人有一篇谈北京的文章，叫做《北京的茶食》，说的是：“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到哪里去找精致的点心，这样的问题，也值得写成文章？可周作人不觉得这是小题大做，因为，他厌恶“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感叹代表“风流享乐”传统的众多食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粗糙恶俗的模仿品。这令他痛心疾首。这篇文章写于1929年，那年头，左翼文人正在提倡“血与火”的革命文学，而周作人却在满北京城找好吃的点心；因为吃不到，还写文章诉苦，这不挨骂才怪。周氏谈论点心之好不好吃，还讲究什么“精炼的或颓废的”，如此渲染安闲且丰腴的生活，跟当时上海的革命文学家相比较，真是天差地别。此文之引起反感，可想而知。但周作人有自己的解释：“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近代以来的生活，过于讲求功利和实用，做每件事，都事先计算好，希望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这样急功近利，没有意思。无用的东西，比如游戏，对于生活来说，其实很有意义。举例来说，我们看夕阳、观秋荷、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